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舊唐書卷一百七十九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一百二十九

蕭遘 孔緯 韋昭度 崔昭緯 張濬

朱朴

鄭縻

劉崇望

兄崇龜弟崇魯崇謨

徐彥若 陸扆 柳璨

蕭遘蘭陵人開元朝宰相太師徐國公嵩之四代孫嵩

生衡衡生復德宗朝宰相復生湛湛生寔咸通中宰相
寔生邁以咸通五年登進士第釋褐祕書省校書郎太
原從事入朝為右拾遺再遷起居舍人與韋保衡同年
登進士第保衡以幸進無藝同年門生皆薄之邁形神
秀偉志操不羣自比李德裕同年皆戲呼太尉保衡心
銜之及保衡作相倚邁之失貶為播州司馬途經三峽
維舟月夜賦詩自悼慮保衡見害遽有神人謂之曰相
公勿憂予當禦侮奉衛邁心異之過峽州經白帝祠即

所親之神人也保衡誅以禮部員外郎徵還轉考功員外郎知制誥乾符初召充翰林學士正拜中書舍人累遷戶部侍郎翰林承旨黃巢犯闕僖宗出幸以供饋不給須近臣掌計改兵部侍郎判度支中和元年三月自褒中幸成都次綿州以本官同平章事加中書侍郎累兼吏部尚書監修國史邁少負大節以經濟為已任泊處台司風望尤峻奏對朗拔天子器之光啓初王綱不振是時天下諸侯半出羣盜強弱相噬怙衆邀寵國法

莫能制有李凝古者從支詳為徐州從事詳為衙將時溥所逐而賓佐陷於徐及溥為節度使因食中毒而惡凝古者譖之云為支詳報讐行酖溥收凝古殺之凝古父損時為右常侍溥上章披訴言損與凝古同謀內官田令孜受溥厚賂曲奏請收損下獄中丞盧渥附令孜鍛鍊其獄侍御史王華嫉惡堅執奏證損無罪令孜怒奏移損付神策獄按問王華拒不奉詔奏曰李損位居近侍當死即死安可取辱於黃門之手違非時進狀請

開延英奏曰李凝古行酖之謀其事曖昧已遭屠害今
不復論李損父子相別三四年音問斷絕安得誣罔同
謀時溥恃勲壞法凌蔑朝廷而抗表請按侍臣悖戾何
甚厚誣良善人皆痛心若李損羅織而誅行當便及臣
等帝為之改容損得免止於停任時田令孜專總禁軍
公卿寮庶無不候其顏色唯遘以道自處未嘗屈降是
年冬令孜奏安邑兩池鹽利請直屬禁軍王重榮上章
論列乃奏移重榮別鎮重榮不受令孜請率禁軍討之

重榮求援於太原李克用引軍赴之拒戰沙苑禁軍大敗逼京城僖宗懼出幸鳳翔諸藩上章抗論令孜生事離間方面構素惡令孜乃與裴澈致書召朱玫玫以邠州之軍五千迎駕仍與河中太原修睦請同匡王室由是諸鎮繼上章請駕還京令孜聞玫軍至迫脅天子幸陳倉時僖宗倉卒出城夜中百官不及扈從玫怒令孜弄權又以天子不諒其忠語辭怨望乃訴于構曰主上六年奔播百端艱險中原士庶與賊血戰肝腦塗地十

室九空比至收復京都十亾七八殘民遺老方喜車駕
歸宮主上不念生靈轉輸之勞甲士血戰之效將勤王
之功業為勅使之寵榮而更志在亂邦與國生事召戎
結怨不自他人昨奉指蹤徑來奔問不蒙見信翻類脅
君古者忠而獲罪正如此也吾等報國之心極矣戰賊
之力殫矣安能垂頭疊翼喘喘於閹寺之手哉春秋之
義喪君有君相公徐思其宜改圖可也邁曰主上臨御
十餘年未聞過行比來喪亂播越失於授任非才近年

令攷掣肘動不如意上每言之流涕不已昨去陳倉上
無行意令攷陳兵帳下列卒堦前造次迫行不容俟旦
靜言此賊罪不容誅至尊之心孰不深鑒足下乃心王
室止有歸兵還鎮拜表迎鑾德業功名益光圖史捨此
已往理或未安改圖之言未敢聞命攷曰李家王子極
多有天下者豈一王哉邁曰廢立危事雖有伊尹霍光
之賢尚貽後悔古人云勿為福始勿為禍先如公矢謀
未見其利攷退而宣言曰我冊箇王子為主不從者斬

及立襄王請邁為冊文邁曰少嬰衰疾文思減落比來
禁署未免倩人請命能者竟不措筆乃命鄭昌圖為之
致滋不悅及還長安以昌圖代邁為相署邁太子太保
乃移疾滿百日退居河中之永樂縣邁在相位五年累
兼尚書右僕射進封楚國公僖宗再還京宰相孔緯與
邁不協以其受偽命奏貶官尋賜死於永樂咸通中王
鐸掌貢籍邁與韋保衡俱以進士中選而保衡暴貴與
鐸同在中書及僖宗在蜀邁又與鐸並居相位帝嘗召

宰臣鐸年高昇階足跣踣勾陳中遘旁掖起帝目之喜
曰輔弼之臣和予之幸也謂遘曰適見卿扶王鐸予喜
卿善事長矣遘對曰臣扶王鐸不獨司長臣應舉歲鐸
為主司以臣中選門生也上策曰王鐸選進士朕選宰
相於卿無負矣遘謝之而退遘為大臣士行無缺逢時
不幸為偽煬所污不以令終人士惜之弟遽時為永樂
令

孔緯字化文魯曲阜人宣尼之裔曾祖岑父位終秘書

省著作佐郎諫議大夫巢父兄也祖幾位終禮部尚書
自有傳父遵孺終華陰縣丞緯少孤依諸父溫裕溫業
皆居方鎮與名公文故緯聲籍早達大中十三年進士
擢第釋褐秘書省校書郎崔慎由鎮梓州辟為從事又
從崔鉉為揚州支使得協律郎崔慎由鎮華州河中緯
皆從之歷觀察判官宰相楊收奏授長安尉直弘文館
御史中丞王鐸奏為監察御史轉禮部員外郎宰相徐
商奏兼集賢直學士改考功員外郎丁內憂免服闋以

右司員外郎入朝宰臣趙隱嘉其能文薦為翰林學士
轉考功郎中知制誥賜緋正拜中書舍人累遷戶部侍郎
謝日面賜金紫之服乾符中罷學士出為御史中丞
緯器志方雅嫉惡如讐既總憲綱中外不繩而自肅歷
戶部兵部吏部三侍郎居選曹動循格令權要有所託
私書盈几不之省執政怒之改太常卿黃巢之亂從僖
宗幸蜀改刑部尚書判戶部事宰臣蕭遘在翰林時與
緯情旨不協至是因戶部取給不充移之散秩改太子

少保光啓元年從駕還京是時田令孜軍敗沙陀逼京師帝移幸鳳翔邠帥朱玫引兵來迎駕令孜挾帝幸山南時中夜出幸百官不及扈從而隨駕者黃門衛士數百人而已帝駐寶雞候百官詔授緯御史大夫遣中使傳詔令緯率百寮赴行在時京師急變從駕官屬至鰲屋並為亂兵所剽資裝殆盡緯承命見宰相論事蕭遘裴澈以田令孜在帝左右意不欲行辭疾不見緯緯遣臺吏促百官上路皆以袍笏不具為詞緯無如之何乃

召三院御史謂之曰吾輩世荷國恩身居憲秩雖六飛
奔迫而咫尺天顏累詔追徵皆無承稟非臣子之義也
凡布衣交舊緩急猶相救卹况在君親策名委質安可
背也言竟泣下三院曰夫豈不懷但罄屋剽剝之餘乞
食不給今若首途聊營一日之費俟信宿繼行可也緯
拂衣起曰吾妻危疾旦不保夕丈夫豈以妻子之故怠
君父之急乎公輩善自為謀吾行決矣即日見李昌符
告曰主上再有詔命令促百寮前進觀羣公立意未有

發期僕忝憲闈不宜居後道途多梗明公幸假五十騎
送至陳倉昌符嘉之謂緯曰路無頓遞裹糧辦耶乃送
錢五十緡令騎士援緯達散關緯知朱玫必蓄異志奏
曰關城小邑不足以駐六師請速幸梁州翌日車駕離
陳倉纔入關而邠岐之兵圍寶雞攻散關微緯之言幾
危矣至褒中改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改中
書侍郎集賢殿大學士王行瑜斬朱玫平定京城遷門
下侍郎監修國史從駕還京駐驛岐陽進階特進兼吏

部尚書領諸道鹽鐵轉運使車駕還宮進位左僕射賜持危啓運保乂功臣食邑四千戶食實封二百戶賜鐵券恕十死罪賜天興縣莊善和里宅各一區兼領京畿營田使僖宗晏駕充山陵使僖宗祔廟緯準故事不入朝昭宗遣中使召赴延英令緯依舊視事進加司空以國學盜火所焚令緯完葺仍兼領國子祭酒蔡賊秦宗權伏誅進階開府儀同三司進位司徒封魯國公十一月昭宗謁郊廟兩中尉內樞密請朝服所司申前例中

貴人無例朝服助祭之禮少府監亦無素製冠服中尉怒立令製造下太常禮院禮官舉故事亦稱無中尉朝服助祭之文諫官亦論之緯奏曰中貴不衣朝服助祭國典也陛下欲以權道寵內臣則請依所兼之官而為之服天子召諫官謂之曰大禮日近無宜立異為朕容之於是內官以朝服助祭郊禮畢進位兼太保大順元年夏幽州汴州請討太原宰臣張濬請自率禁軍為招討上持疑未決問計於緯緯以討之為便語在濬傳其

年秋濬軍為太原所擊大敗而還濬罷相貶官緯坐附濬以檢校太保江陵尹荆南節度觀察等使未離闕下再貶均州刺史緯濬密遣人求援於汴州朱全忠上章論救緯至商州有詔俾令就便遂寓居華州乾寧二年五月三鎮入京師殺宰相韋昭度李谿帝以大臣朋黨外交方鎮思用骨鯁正人遣中使趨華州召緯入朝以疾未任上路六月授太子賓客其日之夕改吏部尚書翌日拜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太清宮使修奉太

廟弘文館大學士延資庫使階爵功臣名食邑並如故
旬日之內驛騎敦促相望于路扶疾至京師延英中謝
奏曰臣前時待罪宰相智術短淺有負弼諧陛下特貸
刑書曲全腰領臣期於死報泉壤不望生叩玉階復拜
龍顏實臣榮幸然臣比嬰衰疾伏枕累年形骸雖存生
意都盡平居勉強御事猶踈况比疴羸寧勝重委國祚
方泰英彥盈庭豈以朽腐之人再塵機務臣力疾一拜
殿庭乞陛下許臣自便因嗚咽流涕緯久疾拜蹈艱難

上令中使止之改容軫念令閣門使送緯中書視事不
旬日沙陀次河中同州王行約入京師謀亂天子出幸
石門緯從駕至莎城疾漸危篤先還京城九月卒於光
德里第贈太尉緯家尚節義挺然不屈雖權勢燠灼未
嘗假以恩禮大順初天武都頭李順節恃恩頗橫不期
年領浙西節度使俄加平章事謝日臺吏申中書稱天
武相公衙謝準例班見百寮緯判曰不用立班順節羸
暴小人不開朝法盛飾趨中書既見無班心甚怏怏他

日因會順節微言之緯曰必知公慊也夫百辟卿士天子庭臣也比來班見宰相以輔臣居班列之首奉長之義也公握天武健兒而於政事廳受百寮班見意自安乎必若須此儀俟去都頭二字可也順節不敢復言其秉禮不回多此類也孔氏自元和後昆仲貴盛至正卿方鎮者六七人未有為宰輔者至緯始在鼎司子崇弼亦登進士第仕至散騎常侍

韋昭度字正紀京兆人祖縉父逢昭度咸通八年進士

擢第乾符中累遷尚書郎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從僖
宗幸蜀拜戶部侍郎中和元年權知禮部貢舉明年以
本官同平章事兼吏部尚書昭宗即位閬州刺史王建
攻陳敬瑄於成都隔絕貢奉乃以昭度檢校司空同平
章事成都尹劔南西川節度招撫宣慰等使昭度赴鎮
敬瑄不受代詔東川顧彥朗與王建合勢討之昭度為
行營招討卒歲止拔漢州王建謂昭度曰相公勞師弊
衆遠事蠻夷訪聞京洛以東羣侯相噬禍難未已朝廷

不治腹心之疾也相公宜亟還京師咨謀匡合平定兩河國家之利也敬瑄小醜以日月制之擒之必矣此事責建可辦昭度然之奏請還都昭度未及京師建以重兵守劔門急攻成都下之殺敬瑄自稱留後昭度還以檢校司空充東都留守召還為右僕射景福二年冬宰相杜讓能為鳳翔所殺復委昭度知政事與李谿並命時宰相崔昭緯專政惡李谿之為人降制日令知制誥劉崇魯哭麻以沮之谿上表論列天子待谿益厚明年

春復命谿同平章事昭緯不勝其忿先是邠州王行瑜求為尚書令昭度奏議云國朝已來功如郭子儀未省曾兼此官乃賜號尚父崔昭緯宗人鋌曾為行瑜從事朝廷每降制勅不便於昭緯者即令鋌訴於行瑜俾上章論列朝旨小有依違即表章不遜至是李谿入拜昭緯謂鋌曰前時尚父之命已行而昭度沮之今又引谿同列此人姦纖惑上視聽宗社不寧恐復有杜太尉之事行瑜與李茂貞上章言命相非其人懼危宗社天子

優詔曉諭言谿有才其年五月行瑜茂貞華州韓建以兵入覲面奏昭度李谿之姦邪請加譴逐制勅未行三鎮兵害昭度於都亭驛及行瑜誅降制復其官爵令其家收葬

崔昭緯清河人也祖庇滑州酸棗縣尉父瑋鄂州觀察使昭緯進士及第昭宗朝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戶部侍郎同平章事性姦纖忌前達內結中外連藩閫屬朝廷微弱每託援以凌人主昭宗明察心不能堪以誘

召三鎮將兵詣闕賊殺宰輔內臣帝深切齒會太原之師誅行瑜罷相授右僕射後又以託附汴州再貶梧州司馬尋降制曰崔昭緯頃居內署粗著微勞擢於侍從之司委以變調之任不能忠貞報國端慎處身潛交結於姦臣致漏泄於機事星霜累換匡輔蔑聞爾罪一也又快其私忿輒恣陰謀託崔鉶之險巖連行瑜之計畫遂致稱兵向闕怙衆脅君故宰臣韋昭度李谿並以無辜見害幾危宗社顯辱君親爾罪二也及行瑜敗滅京

國甫安而乃自懼欺誣別謀託附又於藩閫潛請薦論
不唯苟免罪戾兼亦再希任用貪榮冒寵僭濫無厭敗
俗傷風賢愚共鄙爾罪三也又將厚賂欲結諸王輕侮
我憲章玷瀆我骨肉貨財之數文字具存賴諸王作朕
腹心嫉其蠹害盡將昭緯情款兼其親吏姓名直具奏
聞拒其求託昭緯曾居宰輔久歷清崇但欲逞其回邪
都不顧其事體觀其識見實駭聽聞爾罪四也自姦邪
既露情狀難容尚示寬刑未行嚴憲投于荒裔冀其自

新而不能退省過尤恭承制命速赴貶所用守常規而
猶自務宴安尋聞所在留駐攪擾藩鎮侮慢朝章曾無
稟畏之心可驗苞藏之計罔知懲咎唯謗朝廷爾罪五
也朕以恩澤者帝王之雨露刑法者邦國之雷霆無雨
露則庶物不榮無雷霆則萬邦不肅朕體天道以化育
遵王度以澄清罪既昭彰理難含垢凡百多士宜體予
懷宜所在賜自盡時昭緯行次至荆南中使至斬之兄
昭符仕至禮部尚書昭愿太子少保昭矩給事中昭遠

考功員外郎

張濬字禹川河間人祖仲素位至中書舍人父鐔官卑
家寓州濬倜儻不羈涉獵文史好大言為士友之所擯
弃初從鄉賦隨計咸薄其為人濬憤憤不得志乃田衣
野服隱於金鳳山學鬼谷縱橫之術欲以捭闔取貴仕
乾符中樞密使楊復恭因使遇之自處士薦為太常博
士累轉度支員外郎黃巢將逼關輔濬託疾請告侍其
母挈族避亂商州賊犯京師僖宗出幸途無供頓衛軍

不得食漢陰令李康獻糗餌數百騾綱軍士始得食僖
宗召康問曰卿為縣令安操心及此康對曰臣為塵吏
敢有此進獻張濬負外教臣也帝異之急召至行在拜
兵部郎中未幾拜諫議大夫其年冬宰相王鐸至滑臺
兼充天下行營都統方徵兵諸侯奏用濬為都統判官
時王敬武初破弘霸郎軍威大振累詔徵平盧兵敬武
獨不赴援鐸遣濬往說之敬武已受偽命復怙強不迎
詔使濬至謁見責之曰公為天子守藩王臣齎詔宣諭

而侮慢詔使既未識君臣禮分復何顏以御軍民哉敬武愕然謝咎既宣詔軍士按兵默然濬並召將佐集於鞠場而諭之曰人生效忠仗義所冀粗分順逆懸知利害黃巢前日販鹽虜耳公等捨累葉天子而臣販鹽白丁何利害之可論耶今諸侯勤王天下響應公等獨據一州坐觀成敗賊平之後去就何安若能此際排難解紛陳師鞠旅共誅寇盜迎奉鑾輿則富貴功名指掌可取吾惜公輩捨安而即危也諸將改容引過謂敬武曰

諫議之言是也。即時出軍從濬入援京師。賊平。累遷戶部侍郎。僖宗再幸山南。拜平章事。判度支。濬初發迹。依楊復恭。及復恭失勢。乃依田令孜。以至重位。而反薄復恭。及再幸山南。復恭代令孜為中尉。罷濬知政事。昭宗初在藩邸。深嫉宦官。復恭有援立大勲。恃恩任事。上心不平。之當時趨向者。多言濬有方畧。能畫大計。復用為宰相。判度支。上嘗問濬致理何事。最急。對曰。莫若強兵。兵強而天下服。上繇是專務蒐補兵甲。欲以武功勝天。

下後延英論前代為治得失潘曰不必遠徵漢晉之弊
臣竊見陛下春秋鼎盛英睿如此內外偏於強臣臣每
思之實痛心而泣血也會朱全忠誅秦宗權安居受殺
李克恭以潞州降全忠幽州李匡威雲州赫連鐸等奏
請出軍討太原詔四品以上官議皆言國祚未安不宜
生事假如得太原亦非國家所有潘議曰先帝頻至播
越王室不寧原其亂階由克用全忠之矛盾也請因其
奏乘全忠立功可斷兩雄之勢上曰收復之功克用第

一今乘其危困而加兵諸侯其謂我何濬懇論用兵之利害蓋欲示外勢而擠復恭也上旨未決宰臣孔緯曰張濬所陳萬代之利也陛下所惜即日之利也以臣所料師渡河而賊必自破昨計度軍中轉餉犒勞一二年間必無闕事陛下斷意行之既二相俱論乃以濬為河東行營兵馬都招討宣慰使以京兆尹孫揆副之仍授揆昭義節度使華州韓建為供軍使朱全忠為太原西南面招討使李匡威赫連鐸為東北面招討使全忠以

汴軍三千為濬牙隊大順元年六月濬率軍五十二都
兼邠寧鄜夏雜虜共五萬人騎發自京師昭宗御安喜
樓臨送濬酒酣泣奏曰陛下動為賊臣掣肘臣所以誓
死憤惋為陛下除其僭倂楊復恭聞之不悅中尉內使
餞於長樂復恭奉卮酒屬濬濬辭曰聖人賜酒已醉矣
復恭戲曰相公握禁兵擁大旆獨當一面不領復恭意
作面子耶濬笑曰賊平之後方見面子復恭銜之時汴
華邠岐之師渡河會濬於晉州汴將朱崇節權知潞州

事太原將李存孝攻之濬慮賊平汴人據昭義乃令孫
揆分兵赴鎮中使韓歸範送旌節至軍八月揆與歸範
赴潞州至潞並為存孝擒送太原九月汴將葛從周弃
潞州十月濬軍至陰地邠岐華三鎮之師營平陽李存
孝擊之一戰而敗委兵仗潰散進攻晉州數日中夜濬
歛衆遁走比曙喪師殆半存孝進收晉絳礪隰等州濬
狼狽由舍山踰王屋出清河折屋木縛筏濟河部下離
散將盡李克用上章論訴曰晉州長寧闕使張承暉於

當道錄到張濬榜并詔曰張濬充招討制置使令率師
討臣兼削臣屬籍官爵者臣誠寃誠憤頓首頓首伏以
宰臣張濬欺天蔽日廊廟不容讒臣於君奪臣之位憑
燕帥妄奏與汴賊結恩矯託皇威擅宣王命徵集師旅
撓亂乾坤悞陛下中興之謀資黔黎重傷之困臣實何
罪而陛下伐之此則宰臣持權面欺陛下況臣父子三
代受恩四朝破徐方救荆楚收鳳闕碎梟巢致陛下今
日冠通天之冠佩白玉之璽臣之屬籍懿皇所賜臣之

師律先帝所命臣無逆節濬討何名陛下若厭逐功臣
欲用文吏自可遷臣封邑以候就第奈何加諸其罪孰
肯無詞若以臣雲中之伐獲罪於時則拓拔思恭取鄜
延朱全忠侵徐鄆陛下何不討之假令李孝德不忠於
主伐之為是則朱瑄時溥有何罪耶此乃同坐而異名
賞彼而誅此使天下藩服強者捥腕弱者自動流言竊
議為臣怨嗟固非中興之術也且陛下陷危之秋則獎
臣為韓彭伊霍既安之後罵臣曰戎羯蕃夷海內握兵

立事如臣者衆矣寧不懼陛下他時之罵哉臣昨遇燕
軍以禮退舍匡威蔑昧厚自矜誇乃言臣中矢石覆士
卒致内外吠聲一發短謀競陳悞陛下君臣之分況命
官選將自有典刑不必幸臣之弱而後取之儻臣延期
挺命尚固一方彼實何顏以見陛下此則姦邪朋黨輕
弄邦典陛下凝旒端扆何由知之今張濬既以出軍微
臣固難束手臣便欲叫閭輕騎面叩玉階訴邪佞於陛
下之彤墀納詔命於先皇之宗廟然後束身司敗甘處

憲章時克用令所擒中使奉表表至而濬敗朝廷聳震
制曰漢武因恭儉富庶之後建置朔方孫弘沮之十不
得一而良史以弘有宰相體者誠以愛人治國為先拓
境開疆為末及孝宣值雄才削平之餘將議北征魏相
爭之五將尋罷果致中興號為賢輔況朕承天厭兵戈
之後人思休息之時敢望臯夔共成堯日庶幾孫魏粗
及漢年苟易於斯如何倚注光祿大夫門下侍郎兼戶
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清河郡開國伯食

邑一千二百戶充河東行營諸道兵馬招討制置等使
張濬早以盛名稱為奇士繇是再加徵用委以鈞衡謂
其必致小康克勝大任而乃罔思守道但欲邀功用不
詭之詢謀起無名之兵革自云一舉止在旬時堅請抗
論勢莫能奪輕葛亮渭濱之役小裴度淮右之行經歷
寒暄耗費百萬虛誕彰于朝野詐詭布於華夷橫草蔑
聞燎原愈急俾擁旄乘驛之使囚在虜庭勤王奉國之
軍懷歸本土忘廊廟之威重結蕃屏之仇讐欲使海內

生靈竭其貢賦不獨河中郡邑蕩為丘墟潛生厲階欲
誰歸咎於戲徵晁錯之故事思王恢之舊章國有明文
爾當何道尚以愛人以禮理體宜然庶鎮劇權武昌善
地宜罷樞軸之務仍停支度之司勉自思惟以逃後命
可檢校戶部尚書鄂州刺史武昌軍節度觀察等使尋
貶連州刺史馳驛發遣行至藍田關不行留華州依韓
建時朝廷微弱竟不能詰乾寧二年三鎮殺韋昭度帝
召孔緯欲大用亦以濬為兵部尚書又領天下租庸使

三年天子幸華州罷濬使務守尚書右僕射上疏乞致仕授左僕射致仕乃還洛陽居於長水縣別墅濬雖退居山墅朝廷或有得失必章疏上言德王廢立之際濬致書諸藩請圖匡復王師範青州起兵欲取濬為謀主事雖不果其迹頗泄朱全忠將圖篡代懼濬搆亂四方不欲顯誅密諷張全義令圖之乃令牙將楊麟率健卒五十人有如劫盜圍其墅而殺之天復三年十二月晦夜也永寧縣吏葉彥者張氏待之素厚楊麟之來彥知

之告濬第二子格曰相公之禍不可免郎君宜自為謀
格濬父子號咷而已濬謂格曰留則併命去或可免汝
自圖之勿以吾為累冀存後祀也格拜辭而去葉彥率
義士三十人送渡漢江而旋格由荆江上峽入蜀王建
僭號用為宰相中興平蜀任園攜格而還格感葉彥之
惠訪之身已歿而厚報其家濬第三子竄於楊行密自
乾寧之後賊臣內侮王室寢微昭宗不堪凌弱欲簡拔
奇材以為相然採於羣小之論未嘗獲一人登用之

徒無不為時嗤誚

朱朴者乾寧中為國子博士腐儒木強無他才伎道士
許巖士出入禁中嘗依朴為姦利從容上前薦朴有經
濟才昭宗召見對以經義甚悅即日拜諫議大夫平章
事在中書與名公齒筆扎議論動為笑端數月巖士事
敗俱為韓建所殺

鄭綮者以進士登第歷監察殿中倉戶二負外金刑右
司三郎中家貧求郡出為廬州刺史黃巢自嶺表還經

淮南剽掠蔡移黃巢文牒請不犯郡界巢笑而從之一
郡獨不被寇天子嘉之賜緋魚袋罷郡有錢千緡寄州
帑後郡數陷盜不犯鄭使君寄庫錢至楊行密為刺史
送所寄於京師還蔡蔡善為詩多侮劇刺時故落格調
時號鄭五歇後體初去廬江與郡人別云唯有兩行公
廨淚一時灑向渡頭風滑稽皆此類也王徽為御史大
夫奏蔡為兵部郎中知臺雜遷給事中賜金紫僖宗自
山南還以宰相杜讓能弟弘徽為中書舍人蔡以弘徽

兄在中書弟不宜同居禁近封還制書天子不報縈即
移病休官無幾以左散騎常侍徵還朝政有闕無不上
章論列事雖不行喧傳都下執政惡之改國子祭酒物
議以縈匡諫而置之散地不可執政懼復用為常侍光
化初昭宗還宮庶政未愜縈每形於詩什而嘲之中人
或誦其語於上前昭宗見其激訐謂有蘊蓄就常奏班
簿側注云鄭縈可禮部侍郎平章事中書胥吏詣其家
叅謁縈笑而問之曰諸君大悞俾天下人並不識字宰

相不及鄭五也胥吏曰出自聖旨特恩來日制下抗其
手曰萬一如此笑殺他人明日果制下親賓來賀搔首
言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累表遜讓不獲既
入視事侃然守道無復詆諆終以物望非宜自求引退
三月餘移疾乞骸以太子少保致仕光化二年卒時議
以昭宗命台臣濬朴繁三人尤謬季末之妖也

劉崇望字希徒其先代郡人隨元魏孝文帝徙洛陽遂
為河南人八代祖隋大理卿坦生政會輔太宗起義晉

陽官至戶部尚書封渝國公圖形凌烟閣政會生玄意
尚太宗女南平公主歷洪饒八州採訪使玄意生竒位
至吏部侍郎竒生慎知仕至獲嘉令慎知生裝仕至東
阿令裝生藻位終秘書郎藻生符進士登第咸通中位
終蔡州刺史生八子崇龜崇望崇魯崇暮最知名崇龜
咸通六年進士擢第累遷起居舍人禮部兵部二貲外
丁母憂免廣明元年春鄭從讜罷相鎮太原奏崇龜為
度支判官檢校吏部郎中御史中丞賜金紫中和三年

入朝為兵部郎中拜給事中大順中遷左散騎常侍集
賢殿學士判院事改戶部侍郎檢校戶部尚書出為廣
州刺史清海軍節度嶺南東道觀察處置等使卒崇望
咸通十五年登進士科王凝廉問宣歙辟為轉運巡官
戶部侍郎裴坦領鹽鐵辟為叅佐崔安潛鎮許昌成都
崇望昆仲四人皆在安潛幕下入為長安尉直弘文館
遷監察御史右補闕起居郎弘文館學士轉司勳吏部
二貳外郎崔安潛為吏部尚書崇望判南曹滌除宿弊

復清選部田令孜干政藩鎮怨望河中尤甚不修職貢
僖宗在山南以蒲坂近關欲其効用選使諭旨以崇望
為諫議大夫既至諭以大義重榮奉詔恭順誓心匡復
請殺朱玫自贖使還上悅召入翰林充學士累遷戶部
侍郎承旨轉兵部在禁署四年昭宗即位拜中書侍郎
同平章事累兼兵部吏部尚書大順初同列張濬畫策
討太原崇望以為不可濬果敗濬黜崇望代為門下侍
郎監修國史判度支明年玉山都頭楊守信協楊復恭

稱兵闕下陣于通化門上陳兵於延嘉門是夜命崇望
守度支庫明日曉入含光門未開門內禁軍列于左右
俟門開即劫掠兩市及聞傳呼宰相來門方啓崇望駐
馬慰諭之曰聖上在街東親總戎事公等禁軍何不樓
前殺賊立取功名切不可剽掠街市圖小利以成惡名
也將士唯唯從崇望至長樂門守信見兵來即遁去軍
士呼萬歲是日庫市獲全軍人不亂繫崇望之方畧也
尋加左僕射時溥與朱全忠爭衡全忠謀兼徐泗上表

請以重臣鎮徐乃以崇望守本官充武寧軍節度使溥
不受代行至華陰而還拜太常卿王重盈死王珂王珙
爭河中節鉞朝廷以宰相崔胤為河中節度使珂李克
用之子壻也河東進奏官薛志勤揚言曰崔相雖重德
如作鎮河中代王珂不如光德劉公於我公事素也及
三鎮以兵入朝殺害大臣以志勤之言責授崇望昭州
司馬及王行瑜誅太原上表言崇望無辜放逐時已至
荆南有詔召還拜吏部尚書未至王溥再知政事兼吏

部尚書乃改崇望兵部尚書時西川侵寇顧彥暉欲併東川以崇望檢校右僕射平章事梓州刺史劍南東川節度使未至鎮召還復為兵部尚書光化二年卒時年六十二冊贈司空崇魯廣明元年登進士第鄭從謹奏充太原推官時兄崇龜為節度判官昆仲同居幕府尋轉掌書記中和二年入朝拜右拾遺左補闕景福初以水部員外郎知制誥二年杜讓能得罪昭宗復命韋昭度為相翰林學士李谿同平章事崇魯與崔昭緯相善

昭緯恃邠岐之援讓能既誅之後權歸於已昭宗師李
谿為文懼居位得寵則恩顧漸衰乃私與崇魯謀沮之
及谿宣制之日出班而哭謂昭緯曰朝廷雖乏賢不可
用纖人為宰輔谿比依復恭重遂居內職前日杜太尉
狼籍為朝廷深耻今則削弱如此安可更遵覆轍乎由
是谿命不行谿自十一月初至歲暮聯上十表訴冤其
詞詆毀所不忍聞明年春復命谿為平章事昭緯召李
茂貞王行瑜韓建稱兵入朝殺昭度與谿其年太原誅

王行瑜昭緯貶官崇魯坐貶崖州司戶初崇龜在外聞崇魯哭麻大恚數日不食謂所親曰吾家兄弟進身有素未嘗以聲利敗名吾門不幸生此等兒崇謨中和三年進士及第乾寧末為太常少卿弘文館直學士

徐彥若天后朝大理卿有功之裔曾祖宰祖陶父商三世繼登進士科商字義聲大中十三年及第釋褐秘書省校書郎累遷侍御史改禮部員外郎尋知制誥轉郎中召充翰林學士拜中書舍人戶部侍郎判本司事檢

校戶部尚書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等使入為御史大夫咸通初加刑部尚書充諸道鹽鐵轉運使遷兵部尚書東莞子食邑五百戶四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六年罷相檢校右僕射江陵尹荆南節度觀察等使入為吏部尚書累遷太子太保卒彥若咸通十二年進士擢第乾符末以尚書郎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昭宗即位遷御史中丞轉吏部侍郎檢校戶部尚書代李茂貞為鳳翔隴節度使茂貞不受代復拜中丞改兵部侍郎同平

章事進加中書侍郎累兼左僕射監修國史扈昭宗石門還宮加開府儀同三司守司空進封齊國公太清宮修奉太廟等使加弘文館大學士賜扶危匡國致理功臣名昭宗自華還宮進位太保門下侍郎時崔胤專權以彥若在已上欲事權萃於其門二年九月以彥若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廣州刺史清海軍節度嶺南東道節度等使卒於鎮弟彥樞位至太常少卿子綰天祐初歷司勳兵部二員外戶部兵部二郎中

陸宸字祥文本名允廸吳郡人徙家于陝今為陝州人
曾祖灋位終殿中侍御史祖師德淮南觀察支使父鄩
陝州法曹叅軍宸光啓二年登進士第其年從僖宗幸
興元九月宰相韋昭度領鹽鐵奏為巡官明年宰相孔
緯奏直史館得校書郎尋丁母憂免龍紀元年冬召授
藍田尉直弘文館遷左拾遺兼集賢學士中丞柳玘奏
改監察御史大順二年三月召充翰林學士改屯田員
外郎賜緋景福元年加祠部郎中知制誥二年元日朝

賀面賜金紫之服五月拜中書舍人扈文思敏速初無
思慮揮翰如飛文理俱愜同舍服其能天子顧待特異
嘗金鑾作賦命學士和扈先成帝覽而嗟挹之曰朕聞
貞元時有陸贄吳通玄兄弟能作內庭文書後來絕不
相繼今吾得卿斯文不墜矣乾寧初轉戶部侍郎二年
改兵部進階銀青光祿大夫嘉興男三百戶三年正月
宣授學士承旨尋改左丞其年七月改戶部侍郎同平
章事故事三署除拜有光署錢以宴舊僚內署即無斯

例宸拜輔相之月送學士光院錢五百貫特舉新例內
署榮之八月加中書侍郎集賢殿大學士判戶部事九
月覃王率師送徐彥若赴鳳翔師之起也宸堅請曰播
越之後國步初集不宜與近輔交惡必為他盜所窺加
以親王統兵物議騰口無益於事抵貽後患昭宗已發
兵怒宸沮議是月十九日責授硤州刺史師出果敗車
駕出幸四年二月復授宸工部尚書八月轉兵部尚書
從昭宗自華還宮明年正月復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光化三年四月兼戶部尚書進封吳郡開國公食邑一千戶九月轉門下侍郎監修國史天復元年五月進階特進兼兵部尚書加食邑五百戶車駕自鳳翔還京赦後諸道皆降詔書獨鳳翔無詔宸奏曰鳳翔近在國門責其心迹罪實難容然比來職貢無虧朝廷未與之絕一朝獨無詔命示人不廣也崔胤怒奏貶宸沂王傳分司東都削階至正議大夫居無何崔胤誅復授吏部尚書階封如故從昭宗還洛其年秋昭宗遇弒明年五月

責授濮州司戶與裴樞崔遠獨孤損等被害於滑州白馬驛時年五十九子璟後為緱氏令

柳璟河東人曾祖子華祖公器僕射公綽之再從弟也父遵璟少孤貧好學僻居林泉晝則採樵夜則燃木葉以照書性謇直無緣飾宗人璧玼貴仕於朝鄙璟朴鈍不以諸宗齒之光化中登進士第尤精漢史魯國顏薨深重之薨為中書舍人判史館引為直學士璟以劉子玄所撰史通譏駁經史過當璟紀子玄之失別為十卷

號柳氏釋史學者伏其優贍遷左拾遺公卿朝野託為
賤奏時譽日洽以其博奧目為柳篋子昭宗好文初寵
待李谿頗厚洎谿不得其死心常惜之求文士似谿者
或薦璨高才召見試以詩什甚喜無幾召為翰林學士
崔胤得罪前一日召璨入內殿草制勅胤死之日既夕
璨自內出前驅傳呼相公來人未見制勅莫測所以翌
日對學士上謂之曰朕以柳璨竒特似可獎任若令預
政事宜授何官承旨張文蔚曰陛下拔用賢能固不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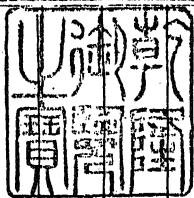
資級恩命高下出自聖懷若循兩省遷轉拾遺超等入起居郎臨大位非宜也帝曰超至諫議大夫可乎文蔚曰此命甚愜即以諫議大夫平章事改中書侍郎任人之速古無茲例同列裴樞獨孤損崔遠皆宿素名德遽與璨同列意微輕之璨深蓄怨昭宗遷洛諸司內使宿衛將佐皆朱全忠腹心也璨皆將迎接之以恩厚相交結故當時權任皆歸之二年五月西北長星竟天掃太微文昌帝座諸宿全忠方謀篡代而妖星謫見占者云

君臣俱災宜刑殺以應天變蔣玄暉張廷範謀殺衣冠宿望難制者璨即首疏素所不快者三十餘人相次誅殺班行為之一空寃聲載路傷害既甚朱全忠心惡之會全忠授九錫蔣玄暉等別陳意見王殷至大梁誣玄暉等通導宮掖欲興復李氏全忠怒捕廷範令河南聚衆五車分裂之兼誅璨臨刑呼曰負國賊柳璨死其宜矣初璨遷洛後累兼戶部尚書守司空進階光祿大夫鹽鐵轉運使其弟瑀瑊坐璨笞死

史臣曰嗚呼李氏之失馭也李汾之氣紛如仁義之徒
殆盡狐鳴鵩嘯瓦解土崩帶河礪嶽之門寂無琨逖奮
挺揭竿之類唯効敦玄手未捨於棘矜心已萌于問鼎
加以囂浮士子闡茸鯁儒昧管葛濟時之才無王謝扶
顛之業邀功射利陷族喪邦濬緯養虎於前肩輿剝廬
於後逐徐薛於瘴海置縈朴於巖廊殿廷有哭制之夫
輔弼走破輿之黨九疇既紊百怪斯呈木將朽而蠹蝨
生厲既篤而夔魑見妖徒若此亾國宜然何必長星更

臨哀運

贊曰蕭召朱玖孔符張濬身世罹殃邦家起釁如木斯
蠹自潰於中抵巇侮亂安責伏戎



舊唐書卷百一七十九

舊唐書卷一百七十九考證

張濬傳復用爲宰相○沈炳震曰按紀濬光啓元年正月入相大順元年十二月免新書則三年九月入相大順二年正月免中間無罷而復相文疑誤

舊唐書卷一百七十九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曹城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駿

校對官中書臣龔昶身

謄錄監生臣王宜

欽定四庫全書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一百三十

朱克融

李載義

楊志誠

張仲武

子直方

張允伸

張公素

李可舉

李全忠

子匡威匡藹

朱克融賊泚之從孫也祖滔父洄克融少為幽州軍校

事節度使劉總總將歸朝慮其有變籍軍中素有異志者薦之闕下時克融亦在籍中宰相崔植杜元穎不知兵且無遠畧謂兩河無虞遂奏勒歸鎮長慶初幽州軍亂囚其帥張弘靖時洸廢疾於家軍中素伏其謀畧至是衆欲立之洸自以老且病推克融統軍務焉朝廷尋加檢校左散騎常侍授以符節寶歷二年遣使送方鎮及三軍時服克融怒所賜疏弱執中使以聞上特優容別命中使宣諭仍改賜衣物流其使楊文端等先是克

融執中使奏稱竊聞陛下欲幸東都請將兵馬并丁匠
五千人修理宮闕迎候車駕又上言無衣擬於朝廷請
三十萬端足以備一歲所費不然則三軍不安天子怒
其悖慢取宰臣裴度謀優容之語見別卷克融官至檢
校司空吳興郡王其年五月本州軍亂殺之子延齡亦
遇害次子延嗣竊立尋為大將李載義所殺

李載義字方穀常山愍王之後代以武力稱繼為幽州
屬郡守載義少孤與鄉曲之不令者遊有勇力善挽強

角觝劉濟為幽州節度使見而偉之致於親軍從征伐以功遷衙前都知兵馬使檢校光祿大夫兼監察御史寶歷中幽師殺朱克融其子延嗣竊襲父位不遵朝旨虐用其人載義遂殺之數其罪以聞敬宗嘉之拜檢校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封武威郡王充幽州盧龍等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未幾李同捷據滄景以邀襲父爵載義上表請討同捷以自効上嘉其誠懇特加檢校右僕射累破賊軍以功加司空進階金紫太和三年平

滄景策勲加平章事仍賜實封三百戶四年契丹寇邊以兵擊走之仍虜其名王就加太保五年春為其部下楊志誠所逐因入覲上以載義有平滄景之功又能恭順朝旨再拜太保同平章事其年改山南西道節度觀察等使兼興元尹七年遷北都留守兼太原尹充河南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尋加開府儀同三司丁母憂起復驃騎大將軍餘如故迴鶻每遣使入朝所至彊暴邊城長吏多務苟安不敢制之以法但嚴兵防守虜益驕悍

或突入市肆暴橫無所憚至是有迴鶻將軍李暢者曉習中國事知不能以法制馭益驕恣鞭撻驛吏貪求無已載義因召李暢與語曰可汗使將軍朝貢以固舅甥之好不當使將軍暴踐中華今朝廷饗餼至厚所以禮蕃客也苟有不至吏當坐死若將軍之部伍不戢凌侮上國剽掠廬舍載義必殺為盜者將軍勿以法令可輕而不戒勵之遂罷防守之兵而使兩卒司其門虜知其心為下無敢犯令九年加侍中開成二年卒年五十贈

太尉載義晚年驕恣慘暴一方以楊志誠復為部下所
逐過太原載義躬身毆擊遂欲殺之賴從事救解以免
然而擅殺志誠之妻孥及將卒朝廷錄其功屈法不問
楊志誠太和五年為幽州後院副兵馬使事李載義時
朝廷賜載義德政碑文載義延中使擊鞠志誠亦與焉
遂於鞠場叫呼謀亂載義奔於易州志誠乃為本道馬
步都知兵馬使文宗聞之驚急召宰臣時牛僧孺先至
上謂曰幽州今日之事可奈何僧孺曰此不足煩聖慮

臣被召疾趨氣促容臣稍緩息以對上良久曰卿以為不足憂何也僧孺對曰陛下以范陽得失繫國家休戚耶且自安史之後范陽非國家所有前時劉總向化以土地歸闕朝廷約用錢八十萬貫而未嘗得范陽尺布斗粟上供天府則今日志誠之得猶前日載義之得也陛下但因而撫之亦事之宜也且范陽國家所賴者以其北捍突厥不令南寇今若假志誠節鉞惜其土地必自為力則爪牙之用固不計於逆順臣固曰不足煩聖

慮上大喜曰如卿之言吾洗然矣尋以嘉王運遙領節度以志誠為節度觀察留後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幽州左司馬尋改檢校工部尚書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七年轉檢校吏部尚書詔下進奏官徐廸詣中書白宰相曰軍中不識朝廷體位只知自尚書改僕射為遷何知工部轉吏部為美且軍士盛飾以待新恩一旦復為尚書軍中必慚今中使往彼其勢恐不得出及使至其僮奔還奏曰楊志誠怒不得僕射三軍亦有怨言春衣使

魏寶義兼他使焦奉鸞尹士恭並為志誠繫留矣志誠遣將王文穎謝恩并讓官復賜官告批荅文穎不受而歸朝廷納裴度言務以含垢下詔諭之因再遣使加尚書右僕射八年為三軍所逐而立史元忠元忠進志誠所造袞龍衣二副及被服鞍韉皆綉飾鸞鳳日月之形或為王宇因付御史臺按問流嶺南行至商州殺之初元忠既逐志誠詔以通王淳遙領節度授元忠左散騎常侍幽州大都督府左司馬知府事充節度留後明年

轉檢校工部尚書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後為偏將陳
行泰所殺

張仲武范陽人也仲武少業左氏春秋擲筆為薊北雄
武軍使會昌初陳行泰殺節度使史元忠權主留後俄
而行泰又為次將張絳所殺令三軍上表請降符節時
仲武遣軍吏吳仲舒表請以本軍伐叛上遣宰臣詢其
事仲舒曰絳與行泰皆是游客主軍人心不附仲武是
軍中舊將張光朝之子年五十餘兼曉儒書老於戎事

性抱忠義願歸心闕廷李德裕因奏陳行泰張絳皆令
大將上奏邀求節旄所以必不可與今仲武上表布誠
先陳密款因而拔用即似有名許之乃授兵馬留後詔
撫王紘遙領節度尋改仲武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檢
校工部尚書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蘭陵郡
王俄而迴鶻擾邊時迴鶻有將勒那頡啜擁赤心宰相
一族七千帳東逼漁陽仲武遣其弟仲至與裨將游奉
橐王如清等率銳兵三萬人大破之前後收其侯王貴

族千餘人降三萬人獲牛馬橐駝旗纛纛幕不可勝計
遣從事李周瞳牙門將國從玘相次獻捷詔加檢校兵
部尚書兼東面招撫迴鶻使先是奚契丹皆有迴鶻監
護使督以歲貢且為漢謀至是遣裨將石公緒等諭意
兩部凡戮八百餘人又迴鶻初遣宣門將軍等四十七
人詭詞結歡潛伺邊隙仲武使密賂其下盡得陰謀且
欲馳入五原驅掠雜虜遂逗遛其使緩彼師期人馬病
死竟不遣之迴鶻烏介可汗既敗不敢近邊乃依康居

求活盡徙餘種寄託黑車子部仲武由是威加北狄表
請於薊北立紀聖功銘勅李德裕為之文其銘曰太和
之初赤氣霄興開成之末彤雲暮凝異鳥南來胡滅之
徵北夷颶掃厥國土崩逼迫遷徙震我邊鄙長蛇去穴
奔鯨失水上都薊門兵連千里曾不畏天猶為驕子丐
我邊穀邀我王師假我一城建彼幡旗歸計強漢郅支
嫚辭狼顧朔野伏莽見羸鴈門之北羌戎雜處澱澱羣
羊茫茫大鹵縱其梟騎驚我牧圉暴若豺狼疾如風雨

皇赫斯怒羽檄徵兵謀而泉默斷乃霆聲沉機變化動
合神明沙漠之外虜無隱情漁陽突騎燕歌壯氣赴赴
元戎耽耽虎視金鼓誓衆干旄蔽地爰命其弟屬之大
事翩翩飛將董我三軍稟兄之制代帥之勤威略火烈
胡馬星分戈迴白日劒薄浮雲天街之北旄頭已落絕
轡之野蚩尤未縛俾我元侯恢弘遠略終取單于係之
徽索陰山寢鋒亭徼弋弓萬里昆夷九譯而通蠻夷既
同天子之功儒臣篆美刊石垂鴻仲武歷官至司徒中

書門下平章事大中年卒謚曰莊子直方以幽州節度副使襲父位動多不法慮為將卒所圖三年冬託以遊獵奔赴闕庭尋授金吾將軍直方性率暴行豪奪之事以罪累貶柳州司馬十一年遷右驍衛將軍分司東都咸通中位至羽林統軍中和歲賊巢犯闕公卿恃其豪多隱藏於第直方納招亡命謀欲劫巢或有告者由是以兵圍而害之

張允伸字逢昌范陽人也曾祖秀檀州刺史祖巖納降

軍使父朝掖贈太尉允伸世仕幽州軍門累職至押衙
兼馬步都知兵馬使大中四年戎帥周緄寢疾表允伸
為留後朝廷可其奏加右散騎常侍其年冬詔賜旌節
遷檢校工部尚書咸通九年累加至光祿大夫檢校司
徒兼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燕國公十年徐人作亂
請以弟允臯領兵伐叛懿宗不允進助軍米五十萬石
鹽二萬石詔嘉之賜以錦綵玉帶金銀器等冬又加特
進兼侍中十二年以風恙拜章請就醫藥詔許之以子

簡會檢校工部尚書充節度副大使十三年允伸再上表進納所賜旌節朝命未至其年正月二十五日卒年八十八再贈太尉謚曰忠烈允伸領鎮凡二十三年克勤克儉比歲豐登邊鄙無虞軍民用乂至今談者美之有子十四人簡員幽府左司馬先允伸卒簡壽右領軍衛大將軍餘或昇朝籍或為刺史郡佐

張公素范陽人咸通中為幽州軍校事張允伸累遷至平州刺史允伸卒子簡會權主留後事公素領本郡兵

赴焉三軍素畏公素威望簡會知力不能制即時出奔
遂立為帥朝廷尋授旌節累加至中書門下平章事無
幾李茂勲奪其位公素歸闕貶復州司戶叅軍

李可舉本迴鶻阿布思之族也張仲武破迴鶻可舉父
茂勲與本部侯王降焉茂勲善騎射性沉毅仲武器之
常遣拓邊以功封郡王賜姓名咸通末納降軍使陳貢
言者幽之宿將人所信服茂勲密謀劫而殺之聲云貢
言舉兵張公素以兵逆擊不利公素走茂勲入城軍民

方知其非貢言也既有其衆遂推而立之朝廷即降符節無幾以疾告老授右僕射致仕表可舉自節度副使幽州左司馬加右散騎常侍為節度留後中和中累官至檢校太尉中和末以太原李克用兵勢方盛與定州王處存密相締結可舉慮其窺伺山東終為己患遂遣使構雲中赫連鐸乘其背則與鎮州合謀舉兵兼言易定是燕趙之餘云得其地則正其疆理而分之時可舉遣將李全忠攻易州有次將劉仁恭者多權數攻之彌

月不下乃穴地道以入其城既下易州士卒稍驕王處存引輕軍三千以羊皮蒙之夜伏於城外仍別於間道以騎士伺之燕軍望見謂之羣羊爭趨焉處存乘其無部伍一擊大敗之尋復其城全忠遁歸懼可舉罪之收其餘衆反攻幽州可舉危急收集其族登樓自燔而死李全忠范陽人廣明中為棣州司馬有蘆生于室一尺三節心惡之謂別駕張建曰吾室生蘆無乃怪歟建曰蘆茅類得澤而滋公家有茅土之慶殆天意乎其生三

節必傳節鉞者三人公勉樹功名無忘斯言全忠秩滿還鄉里事節度使李可舉為牙將時可舉兵鋒方盛欲與鎮人分易定遣全忠將兵攻之為定州軍大敗於易水全忠懼率其餘衆掩攻幽州可舉死三軍推全忠為留後朝廷因以節鉞授之光啓元年春也全忠卒子匡威自襲父位稱留後匡威素稱豪爽屬遇亂離繕甲燕薊有吞四海之志赫連鐸據雲中屢引匡威與河東爭雲代交兵積年景福初鎮州王鎔誘河東將李存孝克

用怒加兵討之時鎔幼童求援於燕匡威親率軍應之
二年春河東復出師井陘再乞師匡威來援匡威弟匡
籌妻張氏有國色師將發家人會別匡威酒酣留張氏
報之匡籌私懷忿怒匡威軍至博野匡籌乃據城自為
節度匡威部下聞之亡歸者半匡威退無歸路將入覲
京師時匡威留於深州遣判官李抱貞奏章以聞屬京
師大亂之後聞匡威來朝市人震恐咸曰金頭王來謀
社稷士庶有亡竄山谷者匡威其實不行欲圖鎮州示

無留意鎔以匡威再來援已致其失師遣使迎歸府第
父事之匡威為鎔城郭繕甲指陳方畧視鎔如子每陰
謀驟施以悅人心鎮之三軍素忠於王氏惡其所為會
鎔過匡威第慰忌辰匡威縞衣裹甲伏兵刼鎔入牙城
鎔兵逆戰燔東偏門軍士呼譟登屋矢下如雨鎔僕墨
君和亂中扶鎔登屋免難而斬匡威以狗是歲匡籌出
師攻鎮之樂壽武彊以報恥匡威部曲劉仁恭歸於河
東乾寧元年冬河東聽仁恭之謀出師進討二月敗燕

軍於居庸匡籌挈其族遁去將赴京師至景城為滄州節度使盧彥威所殺掠其輜車妓妾匡籌妻張氏產於路不能進劉仁恭獲之獻於李克用後立為夫人嬖寵專房李氏父子三葉十年而亡

史臣曰大都偶國亂之本也故古先哲王建國公侯之封不過千乘所以彊幹弱枝防其悖慢彼幽州者列九圍之一地方千里而遙其民剛彊厥田沃壤遠則慕田光荆卿之義近則染祿山思明之風二百餘年自相崇

樹雖朝廷有時命帥而土人多務逐君習苦忘非尾大
不掉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若李載義張仲武張允伸因
利乘便獲領旌旗以仁守之恭順朝旨亦足多也如朱
克融楊志誠史元忠張公素李可舉李全忠以不仁得
之靡更曩志或尋為篡奪或僅傳子孫咸非令終蓋其
宜也

贊曰碣石之野氣勁人豪二百餘載自相尊高載義仲
武亦多忠勞餘因篡得不仁何逃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